

國民·國語·國體專題引言

黃美娥*

有鑑於語言問題是近代東亞國家發展時所共同遭逢的重大議題，而除了因應現代化而來的國語生成歷程之外，各國家之間還同時面臨中國漢文或日本日語在各地區曾經有過的支配、制約與影響關係，於是東亞國家自身的國語與漢文、日語之間，遂也滿布著自我／他者的權力糾葛現象，語言不只是溝通表達的工具，更加成為鬥爭的場域。不僅如此，所謂的「國語」在東亞歷史脈絡中，實際也潛藏著國家與地方語言的競合互動，或是宗主國與殖民地的主次優劣序階結構，或是為追求言文一致所導致的聲音、意義、文字間的統合與磨合刻痕；此外，在二次大戰結束前後的東亞語言處境，也會逐步由「殖民化」轉向「全球化」語境邁進，「國語」是否應該轉化為「國際語」，已然變成另一個新的關注焦點。綜上，在探索東亞國家各自所屬的語言故事時，「國民·國語·國體」固然成為其中常見的關鍵詞，但在由一般語言朝向國語演化之際，其實同時涉及了政治、社會、文學等面向的衍異，若干新觀念、新文體、新創作也應運而生，因此更加耐人玩味，值得細加考究。為此，遂特就上述種種問題，策劃專題進行討論。

而為求能夠具體呈顯東亞語文問題，因此除公開徵稿外，亦邀請數位學者分別針對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相關情形加以闡述，所有文章業經匿名審查，共刊出四篇論文：

* 作者現任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其一，安田敏朗〈日本「國語」的近代〉，此文探討近代日本國語的建構過程，文中將國語視為國家統治技術的一個環節。他首先由「作為制度的國語」此一面向著眼，指出「國語」因應近代民族國家的生成，須對人民進行收編以達一元化，以及形塑國民意識的一致性，為此，使用同一種語言，自然十分重要。但，對於近代日本而言，何種語言可具備上述特質？明治時期著名政治人物森有禮曾經提出英語採用論，認為如此日本就可與歐美對抗，不過受到了否定。那麼，日語最終又如何成為國語？書面語與口語怎樣縮小距離？而這又會涉及文體標準化與統一化的問題。於是，文中一方面回顧明治初期政府公文書所制度化的漢文訓讀體，接著則討論1930年代所發生的口語運動，在這階段所謂言文一致體、標準語和方言問題都深受關注。另一方面，國民為何要接受這種作為制度化的語言？而這與日清戰爭之後的國族意識高漲有關，國語學者上田萬年提出國語是精神血液的說法，日本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語言」的理想型民族國家，對國語的愛是真正的愛，也是對皇室的爱，這種愛是自然生出的，是身體的一部分。至此，國家、國民和國語之間的關係是自然而不證自明的，原先因制度化所產生的強迫性、威權性也告消失。在表述了日本國語由制度化而自然化的過程後，文中第三個要點在於闡析「日本國語的國籍問題」，而這裡所論不僅是上田萬年所說的日本文字要從支那獨立出來，更進一步的討論是日本國語能否適用於臺灣與朝鮮等殖民地的問題。原本上田的日本國語論述，並未論及大和民族之外的人民，但其後日本國語在殖民地、滿洲國、中國淪陷區，乃至東南亞，或被稱為國語、日語與東亞語，但因為現代性、同化與共榮的面目下，日語在跨越國境之後，仍有其獨特位置，不過在看似普及與繁榮背後，日語的強制性、暴力性、侷限性與不標準性卻也在各地出現，這實是始料未及之處，也是文中所提出近代日本國語引人深思之所在。

其二，三ツ井崇〈開化期朝鮮的「國文」與漢字／漢文的糾

葛》，此文主要探索漢字／漢文與朝鮮語文關係的變化歷程，文章從韓國現階段時常聞見的「漢字否定論」談起，認為單由排斥漢字就等於認同朝鮮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有待商榷，以為這會遮蔽箇中語文歷史的真正樣貌，故全文欲重新回溯漢字／漢文在韓國的發展狀態，將其與朝鮮文字之間的糾葛狀況予以釐清。文中首先簡述十五世紀以來前近代時期的諺文在公領域中其實已經使用，但主要仍供民眾與婦女之用，這與一般行政文書與士大夫階層書寫漢文傾向不同，故有階層化與性別化現象。其次則說明這樣的情形，到了「開化期」，因為與中國、日本之間政治外交有變，朝鮮對於使用漢字或朝鮮文字有了新的考量；其中，最為明顯的便是由王室所發行的官報《漢城周報》，其重要的特色是容納了漢文與朝鮮文交錯使用的新文體，而官方之會同意此一新文體，係與日人井上角五郎及其老師福澤諭吉有關，以及有意從清朝獨立出來的目的所致。接著，文中再論1894年至1896年間「甲午改革」中的語文變異，這個內政改革在於將與清國有關的宗屬關係予以廢止，因此連帶地，朝鮮文字的「國文化」與漢文地位的轉換已明顯可見了，且不只是公文書，在教育方面的學習與規範亦然，甚至到1905年成為日本的「保護國」後，朝鮮文字的國族主義性格象徵更加鮮明。而朝鮮文字既已被視為「國文」，但要如何使「國文」的發音與表記能令不分貴賤的全國人民都明白？於是，文體改革成為必須，「國漢文」文體受到青睞，其中大致存在著「漢主國從」、「國主漢從」的變化模式，漢文在此際已非前近代書面語的代稱，往往被置於現代語的補充物位置。而要再說明的是，因為漢文地位變化，導致出現要予以廢除的聲音，但廢除漢文卻不等同於廢除漢字，漢字與國文的結合，其實可以訓讀方式處理。另，相對於國文支持者，上述現象一出，亦有若干漢文知識人產生反彈，其中最特殊者是呂圭亨倡議將「漢文」視為「亞文」，要從中國脫出，認定為朝鮮、日本與中國共通文字，以立基於東亞三國的普遍主義、國際化的「漢文（漢字）中心主義」與以民族國家主義為

基礎的「國文中心主義」相抗。而在以上詳盡鋪陳朝鮮文字與漢字之間糾纏不已的互動現象之後，文章後半又進一步剖析殖民地時期（1910-1945）與美國軍政時期（1945年9月8日-1948年8月15日）的語文發展梗概，在這兩個階段，有關漢字存廢的論辯有著不同的認知結構，或視爲是具現代化啓蒙價值的朝鮮文字的對立物，或以爲應該看待爲傳統的一部分而予以收編，如趙潤濟在殖民地時期便強調漢文不要將之當成外國文，而應以本國文來對待；而在美國軍政時期，他一樣反對無條件的廢止漢文，以爲國語教育要包含漢字教育。因此，對於韓國而言，雖然歷經不同時期，漢字／漢文之於朝鮮文字，一直是一個難以迴避的語文問題，只是各期討論面向與認識論有別，以及評價不一而已。

其三，王風〈章太炎國故論說中的歷史民族〉，此篇著重闡揚章太炎的文化「光復」理想及其漢語言文字觀念，而原本本專題所論乃是國語問題，此問題在中國發展脈絡一般多自五四新文學運動入手，但是早在現代文學產生之前，晚清時期其實已經孕生了白話文運動與形形色色的語文討論，故對該時期之言論活動亦不能漠視，則本文所言章氏角色正應如是觀，因此本文便可視爲中國國語問題的前史研究。而在文章中，論者先是強調章太炎的革命觀是爲了「祀夏配天，光復舊物」而有其殊異性，但應如何實踐則首重「感情」，惟成就「感情」則賴「宗教」與「國粹」之所繫。宗教部分，章太炎選擇了佛教，至於國粹部分則是要人「愛惜漢種歷史」，方法係從語言文字、典章制度與人物事蹟的關注做起，於是就在這樣的思維理路下，進行了本文第二個論述重點，即有關語言文字之學的探究。對此，章太炎以爲無論是「語言文字之學」或「小學」實是「國故」之本，尤其在晚清世變之際，西方文明紛紛湧入，造新字、用新詞之風熾，故章氏認爲此時光復故物更爲重要，許多「廢棄語」仍多有可用於新語者。而在面臨拼音化與白話文改革風潮時，他也以其方式提出達成「言文一致」的方案，方向是「一返方言」，尤其要從方言中復活廢

棄文字以求統一民言，並「旁採州國」、「雜采殊方」，以歷史統一當下，以時間統一空間，則如此於內可以「輯和民族，齊一語言，調度風俗，究宣情志」，於外則使「國性不醜」，不被同化。繼上述之後，本文第三個要點在於專論章太炎的語文觀，他認為文起於言，但文與語各有功用，在言語不能及的邊界則文可以承擔作用，所以「言文一致」下的言、文互動關係值得思考。又，面對當時的漢字，要在新社會中達成日常交流的目的，以及因應新知識爆炸性的增長，原先漢字的功能性受到質疑，而屢造新詞者不鮮。但是章氏以為文字實不應任意創造，所以他重加思索許慎「六書」之義，卻一反成說，將「轉注」與「假借」看成「造字之則」，並以此詮釋文字的孳乳問題。而為了替龐大漢字建立系統，便撰《文始》以指向文字之源，且梳理浸多之理，企圖為所有漢字建立聯繫，最終更做出「今語雖多異古，求之爾雅方言說文，必有其字，故漢語最純潔不雜」的判斷性結論。另外，在本文末段，除了指出章太炎的文學觀乃植基於其人文字觀外，又補述其人對於晚清拼音化運動中特殊一支的「萬國新語」的強烈批判，他認為吳稚暉等人的主張會消滅漢文，導致歷史斷滅，故在《國故論衡》中他強調中國之為中國正因漢字緣故，把語言文字的性質與民族自我認同相繫，因此中土文明就是以漢字構築的歷史共同體，此即所謂的「歷史民族」。

其四，黃美娥〈聲音·文體·國體——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臺灣文學（1945-1949）〉，本篇探索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臺灣文學的關係，文中將國語運動視為臺灣文學脫離日本統治後，得與中國文學產生「嫁接關係」的基礎，全文便在此一詮釋框架下說明語文問題如何漫衍到文學範疇，並引發文字讀音、文體書寫、文學典律、文學秩序、文學場域一連串的更迭與變化。文中首先指出戰後臺灣國語運動的成功事實，勾勒全島動員學習盛況，包括官民階級、左右翼派系、初等到高等教育體系、本省與外省人士，以及從臺北到花蓮等地的投入狀況，展現全民化、區域化、地方化的情景。此外亦敘述國語推行

委員會魏建功、何容、齊鐵恨等人言論，其中魏氏以臺語學習國語的學習方法，是國語委員會最重要的理論，而魏氏〈國語的德行〉指出中國國語的標準化是奠基於孔子的恕道精神，是在不帶強制性與壓迫中生成的，且在實施標準化時，也會平等看待其他方言，所以不會消滅方言。魏建功的理論得到若干人的共鳴，但齊鐵恨注音符號論才是最後真正落實國語運動的方便門，於此可以獲見國語推行委員會內部的齟齬與緊張關係。再者，所謂的「國語」並非僅是語言問題，其內在涵蓋了國音、國字、國文與文法等部分，以及言文一致的說寫問題；而由於國語是國家化、現代化的產物，因此更與新文化理想的實踐息息相關，是以國語運動論述的思維結構實際統合著聲音、文體與國體三部分。那麼，在展開國語運動之後，對於臺灣與臺灣文學有何影響與刺激？由於言文一致的追求，結果國語與國文的斷裂性、臺灣文章文體的混雜化、言文一致典律與創作典範問題，開始受到注意。但，相對於國語運動如火如荼地推行，臺灣文學界出現了不同反應，文章在敘述「戰後初期的臺灣國語運動」此一單元後，另一個聚焦處就是「當臺灣文學遇上國語運動」的紛紜現象。實際上，置身在戰後初期的新語言秩序中，學習國語是一種愛國欲望，但也難以遁脫從日文轉換成國語的壓迫性與支配性，於是多元化的國語學習經驗和複雜心理反應於焉出現。從楊逵、吳瀛濤、臺灣文化協進會成員、張我軍、張文環、龍瑛宗或省外文人等，不僅有著非均質性的心理反應與文學處境，同時更出現不少討論與對話，舉凡白話文、日文、中文、國文等辭彙的相生相剋關係被思考，臺灣文學作為地方文學是否挑戰國家文學的一體性亦被言及，文體與國體的思辨與論議受到極大關注。但究竟怎樣才算是能正向迎接國語運動者？其實懂得「漢文」不代表熟諳國語，「漢文」與「國語」雖有「同文性」，但在聲音、文體與國家的代表性上，則是失勢的不及格者；換言之，會漢文的古典文學者，在戰後已經難與能書寫白話文的現代國語文學作家相競逐，國語運動最後牽動了文／白、新／舊文學地位的升降與創作版圖滑動，

同時也開啓真正白話文學本質的思考，以及更多制約、引導臺灣文學發展的現象。

大抵，以上四篇文章雖然立論視角不一，但均環繞「國語」此一關鍵詞而來，所論在於國語確立與發展之歷史化過程，包括前近代與後來演變狀態。而本專題考察對象雖有臺、中、日、韓四地之別，且在性質上曾有宗主國或殖民地之地政關係，但卻不約而同觸及了國語、漢文、國文、國民、國民性、國體、文體、言文一致、標準語、方言等命題，輻射出文字、文體、文學、文化、教育、政治的本國問題與國際問題，從中除了可以清晰掌握各地自身概況之外，更能看見東亞跨界、流動與交錯的語文影響關係及緊張對立現象。

實際上，藉由上述研究，會發現歐美西方列強侵略與日清戰爭，實為中、日、韓三國語文導致變革的重大事件，且後續一切改革行動也多肇端於此。而倘就歷史發展來看，這是因為近代東亞在十七至十九世紀，中國完成明、清兩代交替，朝鮮歷經閉關鎖國到開化期，日本幕藩體制國家亦告形成，亞洲內部一方面有所整合，但另一方面又因共同遭逢西力東漸的強大威脅，導致彼此競爭、合作，故最終發展出一種置身於世界與亞洲內、外部之間，既相親又相斥的新國際關係體系；連帶地，語文在近代東亞的發展場域，自是脫離不了此一新變的亞洲新秩序的感覺結構。此外，二戰的發生與結束，同樣也為日本、韓國與臺灣帶來語文新挑戰，且隨著日語支配霸權的消失，不僅牽涉到權力結構的調整，還有意識形態與語言地位的更替問題，從國語、殖民語到國際語，此際語文問題所折射出的新民族主義、新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也在與時俱進地發展，形成不同以往的交鋒論域。綜上，本專題的研究成果，無疑有助顯示一個較為宏觀的關照視野，裨益體會「東亞」作為一個方法論的必要性意義與價值。

而在上述諸篇論文中，讀者不難發現「漢文」問題幾乎貫串其中，「漢文」與東亞各國的「國語」之間形成微妙關係，成為另一個需加正視的關鍵詞。但，「漢文」是否是中國的專屬代稱？漢文與國

語之間是協力或對立？在中國、日本、韓國，乃至臺灣戰後初期的文學脈絡與辭彙語境中，實有不同見解與評價系統。而在日本與朝鮮國語運動中所曾倚重的「漢文訓讀體」、「國漢文」，究竟是日語與朝鮮文應該納入自我的一部分，或終該擯棄的他者？上述種種直到如今都是讓人棘手的難題。

另外，盱衡各文論述，統觀整體東亞現象固然可喜，比較不同地區的國語經驗一樣引人入勝，例如四地國語經驗之異同，或章太炎、上田萬年、趙潤濟與魏建功等人，對於漢文、國語、言文一致、方言等問題之看法如何？而在比較方法論之外，嘗試將各文進行「互文性」式之對照解讀亦能別有發現，因此併觀三ツ井崇與安田敏朗文章，較能明白漢文與日語在朝鮮國語形塑過程中的角色意義；而閱讀王風之作，則能體會雖然日本與朝鮮面對漢文有其苦惱，但在發源地的中國一樣產生困境與威脅。又，於東亞視野之外，單從臺灣視角出發，安田敏朗對於殖民地時期臺灣日語／國語經驗之剖析，勢必有助拙文有關戰後初期臺人語文跨越心境的梳理；而王風關於章太炎方言觀與言文一致論的陳述，也會是對有興趣將章太炎、錢玄同、魏建功師生觀點傳承脈絡予以爬梳者的不錯指點。不過，在精彩研究的對話思辯之餘，卻不能不面對東亞各國的語文經驗的深層結構意義，由於「國語」並非天然生成，而係建構之物，因此只要身為「國民」，則學習說寫的熱情或有之，但本質上亦得身受被動或被迫之苦，而這正是國語是所謂「精神血液」所無法棄絕的生理性體驗吧？！

（責任編輯：莊勝涵）